

中国作家文丛

WO DE FU QIN

# 我的父亲

栗绿墙 著

作家出版社

◎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# 我的 父亲

——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作家文丛

W O D E F U Q I N

# 我的父亲

栗绿墙 著

I217.62  
SLQ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父亲 / 粟绿墙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4

(中国作家文丛)

ISBN 7-5063-3390-2

I. 我… II. 粟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0546 号

## 我的父亲

---

作 者: 粟绿墙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通感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120 千

印张: 5

印数: 001-8000 册

版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390-2

定价: 1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序

黄济人

《我的父亲》应当是每一个儿子必写的书。有的用手写，有的用心写。同时用手和心来写的，自然也不乏其人，最能让读者难以忘怀的，便是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。

粟绿墙显然从《背影》中看见了自己父亲的面容。他看见生前的父亲，“很难见着笑脸”，守候在病榻前，他听见“父亲不停地呻吟着，那是痛苦的呼声和求生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的呻吟。”父亲是村里的会计，而粟绿墙现在担任着一座城市的财政局长，对于父亲的记忆，什么才是儿子最值得珍惜，最值得享受的呢？

粟绿墙这样写到，支书叫父亲把村里水塘的收入记在一边，单独建账，父亲死活不肯，支书火了，“你听不听？不听就莫当会计了！”父亲一边吸着烟，额头上冒了些汗，嘴里也吐出一句硬梆梆的话，“要我做亏心事，我坚决不干！”父亲在船上指挥村民担氨水，人一拥挤，不小心把父亲挤下船去，后来虽被救起，但父亲的胸肋被船栏挺断了，还呛了几口氨水。“我给父亲说，这下也好，我们吃药费也可以记在父亲账上了。父亲却板起面

孔：各了各，坚决不准，我的医疗费是群众出的，你们一分钱也不要沾……”

粟绿墙的家境并不富裕，可是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产，从村小、完中到大学本科毕业，从区公所、镇政府到市财政局任职，这笔精神财产一直伴随着他，成为其人生道路上弥足珍贵的法宝。他学的是经济管理，业余爱好却是文学创作，这就便于他把人生的感悟用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方法记录下来，通过谋篇布局，通过字里行间，去传承一种朴实无华的品德，去弘扬一种光明磊落的精神。难怪，读粟绿墙的作品，总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酣畅，总会有一种得心应手的爽朗。

《我的父亲》虽然只是这部作品集当中的一篇，但是作家把握生活的能力、艺术风格的追求，都在其间得到了充分的凸现。粟绿墙在后记中这样写到：“文章做到极处，无有他奇，只是恰好；人品做到极处，无有他异，只是本然。我是信了‘本然’之说的。”

本然也就是本质使然，自然天成，既无娇柔造做，亦不无病呻吟。这又恰好回到为文之道上面来了。人如其文，文如其人，在为人为文皆有建树的势头下，我期待着粟绿墙有更多的作品问世，有更重要的作品问世。就像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那样，不仅让人从背影看见面容，而且让人从背影看见灵魂。那才是每一个儿子必写的书啊……

# 目 录

## ■ 散文篇

- 我的父亲 /3  
乡间偶拾 /8  
窗口 /10  
难忘那条小路 /13  
大山情 /15  
乡村风景线 /17  
翠翠 /21  
哑姑 /25  
弹奏家的和弦 /28  
小河之夜 /30  
关不住的闸 /33  
小溪的梦 /35

- 登山 /39  
月光溶溶 /42  
沙滩 /44  
心之吻 /46  
夜读人语 /49  
偶像 /51

## ■ 小说篇

- 康铁匠小传 /57  
人称浪漫曲 /60  
响水溪,那个永和大叔哟 /62  
关于国旗问题 /66  
小镇人风流 /68  
鱼塘烟雨 /74  
火锅真烫 /80  
并非误区 /82

## ■ 散文诗篇

- 那一颗星 /87  
山·山风·山人 /88  
我望着卫士的像 /90  
迷人泉 /91  
山雾 /92



- 散文诗二章 /93  
那一双眼睛 /95  
我拥有一个冬季 /96  
上坟 /99  
多梦的季节 /100  
雪 /101  
别离的日子 /102  
那绿 /104  
思 /105  
不再孤独 /106  
窗 /107  
寻梦 /108  
我愿 /110  
不朽的幻象 /111  
体验 /113  
思念 /114  
昨夜那雨 /115  
日子 /116

## ■ 随 笔 篇

- 拥抱太阳 /121  
苦搏青春终不悔 /123  
人间处处有真情 /126  
闲与不闲 /130  
老师,您安息吧 /132

- 难忘那片温馨 /134  
为了同享人间乐 /136  
“拱猪协会”宣言 /138  
从“豆腐西施”谈到绰号 /139  
“杠杆”的艺术 /141  
读书 /143  
万水千山不了情 /145  
  
享受孤独（代后记） /147

散  
文  
篇





## 我的父亲

清明节快到了，我们兄妹几人相约去给父亲祭奠，父亲的坟就在离老家不远的地方。回去的路上，望着漫漫的绿，仿佛觉得那绿在包缠着自己，自己就在那绿中晃悠。扑鼻而来的是纯纯的香，幽幽的香。深深吸一口，好似一股清泉从头到脚浸下去，洗了一空，那轻松，那舒展，自是美极了。到了父亲坟前，我站在祭台上，望着父亲的坟，那嫩绿的草，把整座坟铺了一层。我陡觉父亲的坟土长大了许多。父亲就在那绿色中，静静地躺着。父亲，我来看你来了！我默默地说，心里便顿生一种酸楚。想着父亲那笑、那声，还有那病时呻吟的表情，我便落下了泪水。

父亲是1984年去世的，至今20余年了。在他的灵前，我答应过要为他写一篇文章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觉得他没有去，还活着。多少次梦里相聚相依，听他喊着“强娃”，醒来时却见不着他，心想是他的魂还烙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呀。

父亲的一生中，很难见着笑脸，这应了他做事的风格。父亲是村里的会计。我的出生便在这个叫三元铺的村里。三元铺是有名的，全因明朝时连续几年考取了三名状元。父亲当会计那时，全是手工操作，不像现在的电脑记账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打算盘

是左右开弓，运算自如，只听噼噼叭叭的声音，那数字便出来了。于是便常常评了先进。正因当了先进，他做什么事就格外认真。七十年代中期，我才几岁，但我从父亲的嘴里也知道村里还有些财产，集体的收入也还过得去。有一次，村支书来到我的家里，支书是我的远房亲戚。父亲说：“强娃，你出去，大人要商量点事儿。”我出去了，却躲在门外边，好奇地听他们说事儿。支书叫父亲把村里水塘的收入记在一边，单独建账，父亲死活不肯。支书火了，“你听不听？不听就莫当会计了！”父亲一边吸着烟，额头上冒了些汗，嘴里也吐出一句硬梆梆的话：“要我做亏心事，我坚决不干！”支书的脖子上冒出一股股筋来，最终拿父亲没办法，便改了口气与父亲商量。父亲死活也没让步，还说了句“搞账外账我做不来，你喊别个去做嘛。”支书不欢而去。后来，父亲照常当着那会计，群众说“铁算盘”我们信得过，他不会乱来。

本来父亲是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的，到七十年代末，父亲去医院检查，发现得了不少毛病，有肺气肿、肺心病等。那时我小学也快毕业了，听说父亲得了这么多病，便躲在半边自个儿哭，边哭还边骂：“这些病就是那村支书害的！”我这样骂是有根据的。我在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本村的一个群众跑到家里，叫我母亲马上到乡场河边去看我爸，说我爸这次可惨了。我吓得直哭，母亲也急得流眼泪，我们便坐了一辆手扶式拖拉机，到了乡场河边，支书对我母亲说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大伙儿已把他送医院了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村里部分群众在河边船上担氨水，父亲

在船上指挥，担氨水的人多，都想早担了回去，人一拥护，便不小心把父亲挤出船去，氨水熏人，后被群众救起，父亲的胸肋被船栏挺断了，还呛了几口氨水。我们到医院后，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脸上没了色彩，犹如土灰，微闭着眼。我一下子哭了，喊着：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，你醒醒呀，你醒醒呀！”后来，群众给我母亲说，你那“屋的”才傻哟，书记在岸边看，他却在船上指挥，结果吃这么大的亏。父亲住院10多天后，说要回家休息，我们便把他接了回来。我说，父亲，你怎么不晓得在岸边指挥，非要到船上去被氨水熏？父亲说，都不去，群众拥挤出了点事儿，哪个办？哦，我懂了，父亲是为了群众不出事儿。

父亲的生病与这次氨水熏、断肋有关。打那以后，父亲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显得没有那么精神了，而且还常常表现出恐惧的症状来，可能就是受了那刺激的缘故。当然，父亲的医药费是村里给报销了。有一次我给父亲说，这下也好，我们吃药费也可记在父亲账上了。父亲却板起面孔：各了各，坚决不准，我的医疗费是群众出的，你们一分钱也不要沾！看着父亲严肃的劲儿，我吓得不敢再出声了。

初中毕业以后，我考上了中专，全乡就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榜，可我却偏偏被师范校录取了。我气得哭了，把录取通知书撕烂了。父亲知道了，把我叫到他跟前：强娃儿，农村里考出个中专生不容易呀，师范哪里不好，你爷过去就是教旧学的哩！我说，我不读师范。父亲说：当老师多荣耀呀，过去供到了神龛上。我说，我才不稀罕哪个供！父亲打了我一个耳光。直到现

在，我还记得那一记耳光，我只得顺了父亲的意愿，去读师范，而且还是父亲把我送去的。

父亲病重前几日，我每天都守候在他的床边。父亲不停地呻吟着，那是痛苦的呼声和求生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的呻吟。我那时工资也不多，我便挤出一部分给了父亲，父亲不肯要。他说，你刚参加工作，好好教书，路还长着哩！我劝他去县城的医院看看，他怎么也不肯。1984年国庆，母亲把我们都叫了回去，说是父亲快不行了，头两天晚上我都守护着父亲，父亲还跟我说，做人要挺直了腰杆，要光明磊落，莫占任何小便宜。我直点头。第三天晚上我因劳顿没去守候。可就在这天晚上，吃了晚饭后便下起了雨。到了深夜，雨哗哗下个不停。到了两点多钟，哥哥哭着把我叫醒，说父亲已去了，我埋怨哥哥为什么不立即叫醒我，哥哥说怎么也没料到父亲会走得这么快！我赶到父亲床前，父亲的双眼已经闭上，他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了，他的眼睛再也无法睁开，他再也不能喊“强娃”了。我哭呀哭呀，但怎么也没有回天之力。

父亲的离去给我的打击很大，他还没来得及坐享清福就匆匆地走了，他还没来得及看我成长就这样走了。我还想听父亲喊我“强娃”，他给我取了“六强”这个名字，我知道他有多么深切的期望呀。我还想看 he 双手打算盘……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。而今，我虽然背离了他“就当一辈子老师吧，老师好啊”的谆训，但却依然秉存着他财会工作的弦音。我长大了，懂得做人了，父亲，你知道吗？



我为父亲上了香，许了愿，放了一阵儿鞭炮。那纸钱燃烧飘浮的云烟，会随着我的祈祷飘到父亲那里，去告诉父亲，世间的美好是无限的，明年清明节我还会再来。

